

責任編輯：王大厚

封面設計：李文金

I207.2
子評名-347-1861

巢經巢詩鈔箋注

白敦仁 著

巴蜀書社出版發行

(成都鹽道街三號)

四川省新華書店經銷

成都東方福利彩印廠印刷

開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張 50 插頁 1 字數 900 千

1996 年 3 月第一版

1996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數：1—1500 冊

ISBN7—80523—748—4/I·303

定價：75.00 圓

(上下冊)

巢經巢詩鈔後集箋注卷一

古今詩六十六首

七月初五日，家康成公生日，莫邵亭釋奠於湘川書院，余適攜子赴行省，以昨日宿院，遂與執饌焉，邵亭有詩示諸生，因次其韻 以下壬子（一）

生日古未聞（一），自晉遂不廢。臧生拜庚子（二），襲者義已碎。蘇臘與屈正（四），不出詞艷外。洪惟高密公，譯聖寤千代。如從聖人手，親授所以裁。六學文數萬，一字不可殺。歷宋漸陰冢，迄明乃昏昧。國朝復天明，絕學邈無對。小子生其際，門忝通德大（五）。謹執子孫禮，立北聽衆喙。每惜極盛餘，標新轉增怪。對筵牢匪共，隔半室改隘。顓守有離合，何論肅毓輩（六）。兢兢祖述心，望海寄遙酌。先疇敢鹵莽，終畝須冀矚（七）。獨憐孱弱嬰，大懼日月邁。遙懷沙邱堰，一逝絕聲歎（八）。二十八庚辰，覽揆存梗概（九）。行李值故人，酌奠匪

報賽（一〇）。敢辦漢宮香，敬仰碑產拜（一一）。躡屣棄東家（一二），珠玉幾人載。吾衰顧子倩，塗轍慎行戒。公鄉有嘉穀（一三），識味在啓敦（一四）。各飽書帶露（一五），勿負此釋菜（一六）。

【校記】

〔（題下注）以下壬子〕高本注同，唐本作「起壬子，訖乙卯」。趙本有注文一條云：「愷案：咸豐辛亥，先生卸鎮遠教授，歸至貴陽，與唐子方先生交，及歸里，是年皆無詩可見。壬子家居。癸丑，唐子方先生殉難湖北。甲寅，桐梓賊犯郡城，先生往荔波任教官。乙卯，以苗叛辭歸，寓貴陽。」

〔七月初五日〕粵本「五」作「四」，據子尹《鄭學錄》卷一，作「五」爲是。

〔洪惟高密公〕高本、粵本「洪」作「法」，陳本作「洪」。

〔譯聖痛千代〕高本、粵本「痛」作「晤」，「代」作「載」，陳本作「代」。按莫友芝原詩韻，作「代」字是。《全集》本校語云：唐本作「千載」。

〔每惜極盛餘〕高本、粵本「惜」作「慨」，陳本作「惜」，與趙本、《全集》本合。

〔望海寄遙爵〕高本、粵本「寄」作「祭」，非。陳本作「寄」，與趙合。

〔獨憐孱弱嬰〕唐本、高本、粵本、陳本「弱」作「懦」。

〔一逝絕聲歎〕高本、粵本「逝」作「事」，非。陳本亦作「逝」，與趙本同。

〔一〕《凌譜》：「咸豐二年壬子（一八五二），先生四十七歲。七月，攜子赴省應試。初四日，宿郡城湘川書院。七月初五日，鄭康成生日，莫友芝釋奠於湘川書院。先生攜子赴行省，以昨日宿院，遂與執饌，執子孫禮，立聽眾喙。友芝有詩，先生因次其韻。」按《邵亭詩鈔》卷六《鄭君生辰敬賦二十四韻並序》云：「今世文士，於往賢生日每舉薦祀而歌詠焉，以志鄉往。高密鄭君集漢儒大成，尤本朝儒者所宗法。不惟《詩》、《禮》箋注，搜發幽隱，補正舊疏，即他隊言斷文，亦搜掇靡遺，鄭學之盛，可謂千載一時，特未有言作生日者。攷《鄭君別傳》載君以永建二年七月戊寅生，（原注：見《太平廣記》引）友芝謹案：《後漢書·順帝紀》，永建二年七月甲戌朔，當五日得戊寅，則鄭君以七月五日生。本傳載君卒以獻帝建安五年六月，年七十四。是年歲在庚辰，上溯永建二年丁卯，正七十四年也。咸豐元年是日，招君裔孫珍，及蕭光遠孝廉、宋魁廷、揚關秀兩山長同奠於湘川講舍，賦詩示諸生。」詩云：「微言既絕響，大義亦乖廢。殷勤漢諸公，撥燼拾殘碎。勸興得司農，通學綜內外。眾家衷一是，六藝啓百代。儼參游夏行，仰聖見刪裁。後來遞推闡，疏義繁不殺。執治遜本師，指趣時小昧。紫陽宋高密，議禮已無對。偶抽趙商志，祇歎大儒大。根矩出微詞，子雍持異喙。盛名起傾軋，世近無足怪。咄哉論定餘，退祀議何隘，明人題學殖，那不緣此輩。欽惟憲效。餘綸縱亡落，鈞擢亦端概。後人仰前修，初度資薦養。經神在天靈，益應庚子拜。別傳逸可稽，

降日瞭獨載。諸孫馳遙械，同術宿近戒。衣冠集三院，瓦缶燭兩敦。雍雍肅新秋，共薦澗谿菜。」

《遵義府志》卷二十四《學校》三：「湘川書院，在東門外澤門黨縣學宮左側。」

〔二〕《顏氏家訓·風操》：「江南風俗，兒生一期，爲制新衣，盥浴裝飾。男則用弓矢紙筆，女則刀尺鍼縷，並加飲食之物及珍寶服玩，置之兒前，觀其發志所取，以驗貪廉愚智，名之爲試兒。親表聚集，致燕享焉。自茲已後，二親若在，每至此日，常有酒食之事耳。無教之徒，雖已孤露，其日皆爲供頓，酣暢聲樂，不知有所感傷。梁孝元年少之時，每八月六日載誕之辰，常設齋講。自阮修容薨歿之後，此事亦絕。」《封氏聞見記》卷四《降誕》條略同。此古無生日之說也。顧炎武《與友人辭祝書》云：「竊惟生日之禮，古人所無。《小弁》之逐子，始說我辰；《哀郢》之故臣，乃言初度。故唐文皇以劬勞之訓，垂泣以對羣臣，而近時孫退谷、張實山著論欲廢此禮。彼居常處順者猶且辭之，況鄙人生丁不造，情事異人，流離四方，偷存覓息。又，知我者當閔其不幸而吊慰之，不當施之以非禮之禮，使之拂其心而夭其性也。」亭林此論，蓋有激於家國之恨而云然。又《爲丁貢生亡考衢州君生日作》詩序云：「《記》曰：君子有終身之喪，忌日之謂也。世俗乃又以父母之生日設祭，而謂之生忌，禮乎？考之自梁以後，始有生日宴樂之事。而父母之存，固已嘗爲之矣。則其既亡而事之如存，禮雖先王未之有，可以義起也。」是其論生忌之禮，亦稍有寬假也。參看《目知錄》論《生日》條，及錢大昕《十駕齋養新錄》有關論述。又葉實《愛日齋叢鈔》卷五記唐太宗不慶生日事。又諸書並言生日之慶梁以後始有之，此詩則言「自晉遂不廢」，當別有所據，俟再考。

〔三〕《南史·隱逸·臧榮緒傳》：「常以宣尼庚子日生，其日，陳五經拜之。」

〔四〕東坡以宋仁宗景祐三年臘月十九日生。劉師培《古曆管見》謂屈原生於楚宣王著雍攝提格之歲（按二十七年，即周顯王二十六年）正月二十一日。

〔五〕《後漢書·鄭玄傳》：「國相孔融深敬於玄，告高密縣爲玄特立一鄉曰鄭公鄉，廣開門衛，令容高車，號爲通德門。」

〔六〕子尹自注：「沈果堂說《士昏禮》夫婦異俎，孔羿軒說宮室自棟隔半，前爲堂，後爲室，皆謂申鄭義，以破唐宋儒者說，實非鄭旨。若程易疇諸人，多以勝鄭爲事矣。」肅，謂王肅，統，謂孫統。王肅作《聖證論》十二卷（《新唐志》作十一卷）以譏短鄭玄，見《隋書經籍志》。其書今佚，有馬國翰《玉函山房》輯本一卷。又皮錫瑞有《聖證論補評》二卷，可參。孫統爲《毛詩異同評》十卷，評毛、鄭、王肅三家同異，朋於王肅。見《經典釋文序錄》及《隋志》。其書亦佚，有馬國翰輯本三卷。按沈果堂說《士昏禮》夫婦異俎之誤，詳見子尹《儀禮私箋》卷一。孔羿軒說《士喪禮》注「中以南謂之堂」，黃以周亦論其非，參看《禮書通故》卷一《宮室》。

〔七〕《書·大誥》：「予曷敢弗終朕畝。」潘岳《藉田賦》：「三推而舍，庶人終畝。」

〔八〕子尹自注：「公卒於沙邱堰，見《水經注》。」

〔九〕子尹自注：「《太平廣記》引《鄭玄別傳》，以永建二年七月戊寅生。據《後漢書·順帝紀》永建二年七月甲戌朔，當五日得戊寅，則公七月五日生也。本傳以獻帝建安五年六月卒，年七十四。」

是年歲在庚辰，上溯永建二年丁卯，正七十四歲。從卒年到今，千六百五十三年矣。」《離騷》：「皇覽揆余於初度兮，肇錫余以嘉名。」王逸注：「覽，觀也。揆，度也。初，始也。言父伯庸觀我始生年時，度其日月，皆合天地之正中，故賜我以美善之名也。」

〔一〇〕報賽，祠也，古農事完後之祭祀。《周禮·春官·小祝》：「將事侯稷禱祠之祝號。」《疏》云：「求福謂之禱，報賽謂之祠。」《詩·周頌·豐年·集傳》：「此秋冬報賽田事之樂歌，蓋祀田祖、先農、方社之屬也。」

〔一一〕子尹自注：「公曾注《漢宮香方》，不止注劉洪歷，爲（今案：高本作「故」）朱子歟有許多精力也。公墓在高密縣西北劉宗山，《唐史承節碑》謂之礪阜山，《水經注》謂之碑產山。」

〔一二〕《三國志·魏書·邴原傳》注引《原別傳》：「欲遠遊學，詣安丘孫崧。崧辭曰：「君鄉里鄭君，君知之乎？」原答曰：「然」。崧曰：「鄭君學覽古今，博聞強識，鈞深致遠，誠學者之師模也。君乃舍之，躡屣千里，所謂以鄭爲東家丘者也。」」

〔一三〕《康成別傳》：「玄年十六，曰神童。民有獻嘉禾嘉瓜者，縣欲表府，文辭鄙略。玄爲改作，又著頌二篇。」

〔一四〕敦，都內切。《禮記·明堂位》：「有虞氏之兩敦，夏后氏之四璫，殷之六瑚，周之八簋。」注：「皆盛黍稷器。」參看王國維《觀堂集林》卷二《釋彝》。

〔一五〕《三齊紀略》：「鄭康成居不其城南山中教授，山下草如薤葉，長尺餘，人號康成書帶草。」

〔一六〕釋菜，謂以芹藻之屬禮先師，古始入學，行釋菜禮。《禮記·文王世子》：「始立學者既興（覺）器用幣，然後釋菜。」《疏》云：「釋菜有三：春入學釋菜合舞，一也；此覺器釋菜，二也；《學記》皮弁釋菜，三也。」

書周漁璁先生《桐野書屋圖》後，圖康熙戊子作〔一〕

貴州數詩家，有明推雪鴻〔二〕。國朝二百年，吾首桐野翁〔三〕。雪鴻宦不達〔四〕，桐野壽未豐〔五〕。天欲文西南，大筆授兩公。謝詩春空雲，周詩花林虹。吾以兩公較，尤多桐野雄。傳本少概見，僅存埋蠹叢。陳選數十首〔六〕，惜哉何隘胸。歸愚拾傳鈔，又復爲目窮〔七〕。窺斑固識豹〔八〕，執爪豈見龍〔九〕？吾昔得《遠條》〔一〇〕，竹垞不及綜。而竹垞所據，其集仍未逢〔一一〕。以付邵亭弟，去年成闕工。雖然略蒐遺，究不備始終〔一二〕。今年事公集，實惟京本從。是編出公手，定次自允恭〔一三〕。平生傑作盡，匪一華嚴鐘〔一四〕。因緣得吳本，汪刊後旃蒙〔一五〕。復得謝令編〔一六〕，本成在乾隆。邵亭並校記，亦略有異同〔一七〕。《稼雨》序老晴，去取見精衷〔一八〕。《回青》都不存，此意黼池通〔一九〕。邵亭欲補入，吾謂其毋庸。猶惜省志傳，數語完文宗。吾擬詳譜狀，集前明事蹤。寄信板橋山〔二〇〕，文孫報從容。果來趁秋律，細諗挑明釭。惆

悵絕碑誌，畢然徒覲封^(二二)。因知籍廬陵，明初占旂龍。承桃實季裔，至今詩禮崇^(二三)。出袖展斯圖，初荷亞新桐。先生撫書坐，爪長眼有鋒。畫者構李沈宏^(二四)，題額乃京江張玉書^(二五)。繼出春耕卷，名筆禹尚功^(二六)。野桃與溪柳，沙水映碧紅^(二七)。先生荷鉏去，芒屨短籬東。未忘茶酒興，回顧擔餉童。吾觀此兩圖，愴然想高風。手摹桐野像，復影西崦農。桐陰擬刻集，西崦藏巢中。庶令一開卷，後來增鞠躬。先生江漢靈，鑒余後死侗^(二八)。

【校記】

〔題目〕此一首唐本所無。《全集》本詩末有趙校一條云：愷案：原稿「其集」作「其本」，「去取」作「去留」，「猶惜」作「獨惜」，「文宗」作「詞宗」，「寄信」作「寄訊」，「旂龍」作「奇龍」，「初荷亞新桐」作「綠荷蕉竹桐」，「春耕卷」作「春耕圖」，「未忘」二句原稿無，「桐野像」作「桐陰像」。又案圖爲沈宏畫，張京江題「桐莖書屋圖」五楷字。先生詩在卷末，注云：「咸豐壬子奉展漁潢先生桐莖書屋遺作，敬記卷末。遵義後學鄭珍。」

【箋注】

〔一〕《凌譜》：「先生年來與莫友芝整理謝君采詩，今年復從事於周起渭《桐野集》。惟惜《通志·起

渭傳》寥寥僅數語，因欲詳其譜狀於集前，以明事蹟。乃寄信桐野故鄉板橋山，旋桐野裔孫趁秋試攜禹之鼎及沈宏所繪《西崦春耕》、《桐野書屋》兩圖來，譜狀仍無有也。先生觀此兩圖，儻然想見高風，因摹桐野像，復影《西崦圖》，像擬刻之集中，圖則藏之巢經巢中。中秋日，更各題詩一首於圖後。」（原注：惕安謹按：此兩圖今尚爲周氏所有，余嘗借觀，存荀香室幾二十日。攝影後仍還其家。陳田《黔詩紀略後編》傳證謂已失去，非事實。）《清史稿·文苑傳》：「（周）起渭字漁璜，貴陽人。康熙三十三年進士，由檢討累遷詹事府詹事。詩才雋逸，尤肆力於蘇軾、元好問、高啓諸家。貴州自明始隸版圖，清詩人以起渭爲冠。而銅仁張元臣，平遠潘淳亦並有詩名。」《貴陽府志》卷七十六《耆舊傳》：「周起渭字漁璜，一字載公。父國柱，貴陽府學生。……起渭康熙三十三年進士，改庶吉士。歷官翰林院檢討、編修、侍讀、侍講學士。四十四年充浙江正考官，四十九年提督直隸學政，進詹事府詹事。五十一年奉命祭禹陵及明太祖陵，就閱浙江二府兵，五十三年卒於官。起渭幼工詩，及見吳中蕃、朱文、潘馴、潘驥諸老宿，常與之切磋，故詩有矩則。國初仍明季之舊習，七子與公安、竟陵之體，互相犄角。起渭生自遠方，不爲習氣所染，而獨好東坡、遺山、東澗、青邱諸集。又上自建安，下至竟陵，皆研究精誠，擇其善者而從。故其詩無纖佻尖險之習，亦無膚廓叫囂之態，和平清緩而意亦獨至。……今所存《桐壑堂集》六卷，詩二百餘首，《迴青山房集》四卷，三百餘首。」《黔詩紀略後編》卷三記起渭生平事蹟尤詳，當參看。

〔二〕雪鴻，謝三秀也。《貴陽府志》卷七十五《明耆舊傳》：「謝三秀，字君采，貴筑人。性卓越，幼

有令譽，博覽羣書。爲諸生時，巡撫郭子章，提學副使韓光曙皆奇其才，以吟咏擅黔南，黔南士大夫咸樂與之游。久之，以貢生起家，歷授三學教官，已乃棄去。游楚浙，與當世詩人李維楨、湯顯祖、王穉登、何無咎諸人相酬唱。維楨稱其詩曰：「格整而不濫，氣雄而不亢，旨深而不晦，致清而不薄，辭麗而不浮，治世之遺音也。」所著有《雪鴻集》，《遠條堂詩》凡千餘首。陳伯璣選七十四首，吳中蕃又汰之爲五十六首，爲之序，共推之。而王祚遠序其《遠條堂集》有曰：「君采氏所爲《遠條堂集》，若建萬石之鐘，撞之以莛，若舞長空之雪，御之以風。隨見出沒，造微入化，即維之北地，信陽、長沙、京口諸集，無以辨也。」朱彝尊《靜志居詩話》亦稱之，其詞曰：「君采詩甚清穩。由其生於天末，習染全無，此黔人之軼倫超羣者。」《安莊夜警》云：「鼙鼓中宵急，愁聞戰伐頻。數家出煨燼，一郡人荆榛。地亂難爲客，塗窮耻傍人。披衣待明發，華髮鏡中新。」《西菴徑中萬竹脩然喜賦》云：「負杖入深處，一盤仍一盤。鄰僧分路去，野客到門看。不雨夜尤綠，無風夏亦寒。素琴多遠思，宜對此君彈。」莫友芝《邵亭遺文》卷二《雪鴻堂詩苑逸序》云：「黔自明始有詩，萌芽於宣正，條衍於景成以來，而桐豫於隆萬。自武略而止庵，而用章、廷潤、竹泉、汝錫，而時中、西園，而唐山、子昇、宗魯、伯元，而道父、吉甫、徐川、元淑。百有餘年，榛莽遞開，略具涂軌。山甫、湜之、內江諸老，又一意儒學，特餘事及之。洎乎用霖味澹，卓凡屢非，炳麟鏗旬，道乃大啓。一時方麓鄧州，泠然瑞明，心易循陔，美若無近，少崔小范，旗鼓響應，延溫沅濠間，幾於人握靈珠，家抱荆璧。而其咀嚼六代，步驟三唐，清雄宕逸，風格備遠，尤以君采謝

先生稱首。故吳滋大序其詩，謂爾時士大夫風雅之味，若農夫菽麥，高下早晚，童習長熟以使之然。特推美郭開府、韓督學諸公之折節誘掖，與夫湯義仍、王百穀、何無咎諸君子交游切磋，然亦豈非鄉里多賢，夙有以成之也？而其冲和之音，恬澹之味，蒼潤之色，初若易至，索而愈遠。則天工人事，並有獨到，有不關師友者。故其時公安、竟陵，先後提倡，詩道荆棘，而先生崛起萬山中，擺脫習染，迥然高舉，非其中有得之深者，而能然耶？桑梓同輩，科第仕績皆有可稱，而先生並棄去校官，名乃在諸公上，豈苟然耶？按莫氏此文論有明一代黔中詩家甚悉，其詳則所著《黔詩紀略》具之，不能詳引也。

〔三〕《黔詩紀略後編》卷三詹事周先生起渭：「先生早慧，年十五作《燈花詩》，傳誦一時。德州田山薑中丞蒞黔，與先生論詩有合，爲序《稼雨軒詩》云：『余鄉識漁璜於黔陽，從余論詩，歎其人之奇，詩之工。』領解後，巡撫衡既齋議修《貴陽通志》，聘貴陽吳中蕃領志局，先生與焉。中蕃贈詩云：『欲覓替人欣已得，可知倒屣自難禁。願將絕俗超凡事，慰我相期無限心。』中蕃、明逸老也，志局邂逅，傾倒如此。道出襄城，與劉太乙青藜訂交，論詩派流別，究極正變。（原注：劉青藜《高陽山人集·寄周漁璜檢討詩》）館選後，寓署西偏，研究聲律，詩境大進。山薑序云：『漁璜官庶常，讀書署齋，數椽困風雨，夏秋苦賦愁霖，冬月畏寒，突不黔者間日，而吟詠不少輟。追隨學士之班，因盡悉石渠天祿之藏，沿討源流，而宏發其才思。閒騎一款段，出城門，又復造余論詩。每於世之能詩者，狂嘯捧腹。曾有句云：安得世人盡聾聵，憑君高座說文章是也。』留館授職，請

假還家，買舟過洪澤湖，至揚州、真州、金陵、蘇州、杭州，訪蘭亭於山陰。再至杭州，泝大江，徑鄱陽，攬匡廬之勝。遊踪既廣，得詩亦最勝，所謂擅江山之助也。《遊西湖》詩云：「欲把西湖比明月，湖心亭是廣寒宮。」爲詩家所艷稱。澤州相國在直廬，聖祖間令詩人，舉周起渭、史中義對，一時翰林有兩詩人之目。……先生通籍後，官京職凡二十年，與海內通人文，若王樓村、繆湘芷、史蕉飲、郭于宮、宋牧仲、陳南麓、李蒼存、汪東川、查初白、德尹輩，詩壇爭逐無虛日，而於二查尤爲心契。……初白次先生《高廟僧舍》詩云：「積習多生未易捐，得公投句嘉遄然。祇應借佛論詩境，何法真超色界天。」自注：「時以拙詩就正先生。」初白詩聲播於輦下，先生與之聯盟壇坫，互執牛耳。……是時新城王漁洋，嘉興朱竹垞爲南北詩宗。竹垞博綜，與先生角力，或有短長。若專論詩，先生華妙不減漁洋，穎特豈遜竹垞，各占一席，亦未可知。此非鄉曲之私言。史蕉飲贈句云：「孰與夜郎爭漢大，手攜玉尺上金臺。」信爲一時定論也。」《黔詩紀略後編》錄起渭詩五十八首。其論述漁璜詩語，可與子尹詩語相參。

〔四〕謝三秀仕止校官，已見前注。

〔五〕周起渭卒年五十，見《黔詩紀略後編》小傳。

〔六〕子尹自注：「陳伯璣選明人詩，錄君采作七十四首。吳滋大中蕃選，復去十八首。」《雪樵詩話》卷一有論陳伯璣詩語，又稱伯璣「性嗜書，嘗續顧元言《國雅》」。

〔七〕子尹自注：「沈歸愚選《別裁集》，錄公詩僅《題淵明北窗》、《赤壁阻風》等首。」按沈德潛《清

詩別裁集》卷十八云：「周起渭字漁璜，貴州貴陽人。康熙甲戌進士，官詹事府詹事。貴州向來未聞詩人，又因天遠，無從蒐羅。故祇采漁璜前輩，又未得全稿。所收從略，俟異日更徵求之。」按《別裁》所錄起渭詩僅《武陵爲人寫北窗高卧圖》、《避風赤壁登蘇公亭放歌》、《南隄踏青因留觀音寺小飲》、《山陰舟中》四首。

〔八〕《世說新語·方正》：「王子敬數歲時，嘗看諸門生樗蒲，見有勝負，因曰：『南風不競。』門生輩輕其小兒，乃曰：『此郎亦管中窺豹，時見一斑。』」

〔九〕《全唐詩話》卷三：「長慶中，元微之、劉夢得、韋楚客同會樂天舍，論南朝興廢，各賦《金陵懷古》詩。劉滿引一杯，飲已即成。白公覽詩曰：『四人探驪龍，子先獲珠，所餘鱗爪何用耶！』」又《中興間氣集》上：「（蘇渙）三年中作《變律詩》九首，上廣州李帥，其文意長於諷刺，亦有陳拾遺一鱗半爪。」趙執信《談龍錄》：「神龍者屈伸變化，固無定體，恍惚望見者，第指其一鱗一爪，而龍之首尾完好，故宛然在也。」趙翼《題黃陶庵手書詩冊》詩：「一鱗片甲乃幸存，其字其詩遂不朽。」

〔一〇〕子尹自注：「君采《遠條堂集》二卷，即傅竹莊玉書大令據錄人《黔風》者，余從傅雨亭天澤孝廉所得之。」

〔一一〕子尹自注：「朱竹垞《明詩綜》所錄君采詩，似從《雪鴻堂集》選者，余訪此集數十年不獲。」〔一二〕莫友芝《邵亭遺文》卷二《雪鴻堂詩蒐逸序》云：「友芝少讀竹垞《詩綜》，始知有《雪鴻堂

集》。讀（吳）滋大文，又知有陳伯璣七十四首之選，而滋大復約爲五十六。惜諸本俱不可見。道光甲辰，遵義鄭子尹教諭乃於貴陽傳雨亭孝廉許，得先生《遠條堂稿》二卷，留余影山。蓋即傅竹莊大令據錄入《黔風》之本。雖於全集千餘篇僅當什一，而萬曆己酉前後間數年作，尚首尾粗具。因鈔先生詩他見者，除複重，別增通爲三卷，題曰《雪鴻堂詩蒐逸》，藏匣笥八年矣。今歲初夏，山陰王个峰上舍過余湘川講舍，論黔詩及此本。个峰資促上板，余以非完未遽應。个峰曰：「安知《雪鴻》全集不藉此引以出乎？其終不出，則是刻遂可已乎？」因舉以援之。昔《遠條堂稿》以萬曆丙辰校刊於先生門人台郡高存恕子言、林承軒良軸，今重刊又得吾个峰，浙人好事，洵可尚也。咸豐元年六月既望書。」按莫氏《黔詩紀略》卷十四錄三秀古今體詩一百十二首，卷十五續錄六十八首。卷十四小傳云：「《雪鴻集》千餘篇，屢訪不可得，僅得《遠條堂小集》。曩曾碎拾他見附之，山陰王介臣爲刊以傳。同治初元客皖口，乃得陳允衡伯璣《詩慰》所錄七十四首。因以《遠條小集》爲上卷，以《詩慰》增出合碎拾者爲下卷。於全集蓋略具十之二，亦足以傳君采矣。」又，《集經巢文集》卷六《書謝君采先生詩後》云：「山陰王个峰取莫邱亭鈔次謝君采先生詩三卷本刻成。二君皆余素友，把酒讀新刻，並以不盡得《雪鴻堂》之全爲憾。……然即《遠條》一集，增以邱亭所他哀，及今布千百本遍海內，猶使僅不沒者得以永傳，二君功於君采多矣。余將老，僭遊四方，《雪鴻》之全恐無能爲役。顧念竹培先生據錄《詩綜》之本，百餘年來，其騰遼轉奔必有一於浙東西舊藏家，於是求之，庶將有所遇。而个峰方食於客，又非能遽歸者也。則余益重寶此三卷矣。」今

案陳田《黔詩紀略補》卷下徐國子黎：「黎字鼎梅，一字桂生，別號蔗塘居士，銅仁人。……留心鄉邦掌故，搜輯黔人詩極博。考其時代在傅氏父子之後，子偲伯庸之前。……謝君采《雪鴻》一集，傅氏及鄭、莫二先生無一人得見。蔗塘既舉其卷數，並及刻詩者里貫姓氏。（原注：《黔詩萃》；謝三秀《雪鴻堂集》四卷，門人天台高存恕、林承軒校刻。）子偲重刻謝集時，謂陳伯璣《詩慰》所採，朱竹垞《詩綜》所錄，江浙藏書家必有留遺者，冀一遇之。而孰知近在里閭耶？」徐黎輯有《黔詩萃》三十一卷，《黔南十三家詩》若干卷。按高存恕、林承軒二人曾刻《遠條堂集》，見前引莫友芝文。

〔一三〕子尹自注：「《桐野詩集》，公弟起濂康熙乙未刻於都下，即郭於宮序者。詳見陳允恭序。」按郭元紆《桐野集序》、陳允恭《桐野集序》、《黔詩紀略後編》卷三載其全文。

〔一四〕華嚴鐘，指起渭名篇《萬福寺大鐘歌》，即莫友芝《與陳燿亭》詩所謂「明祖華嚴銑」也。（莫詩見下注）《黔詩紀略後編》卷三：「初白詩聲播於釐下，先生與之聯盟壇坫，互執牛耳。爲消夏、迎涼之會，會必分題。史館列先生於《文苑》，首紀先生《萬佛寺大鐘歌》推重一時，即消夏第四集詩也。」

〔一五〕子尹自注：「汪千波於康熙丙申刻於吳中者。」按汪千波名灝，起渭同年友。

〔一六〕子尹自注：「貴陽謝廷薰大令，合《桐野》、《稼雨》、《回青》三集編本。」按謝廷薰字自南，貴陽人。乾隆癸酉舉人，歷畢節、獨山、永寧校官，遷婁縣知縣。事蹟見《貴陽府志》卷八十二《文